

责任编辑：栾保群

杨永林

封面设计：金 立

民间秘密结社与宗教丛书

•42

ISBN 7-202-00542-1

K·93 定价：5.00 元

民间秘密结社与宗教丛书

天地会研究

(荷兰) 施列格 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民间秘密结社与宗教丛书

天地会研究

〔荷兰〕施列格 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9.5印张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60 定价：5.00元

ISBN 7-202-00642-1/K·93

《民间秘密结社与宗教丛书》总序

在浩瀚的历史资料中，不论是正史、野史、实录、档案等等，从来缺少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社会下层结构方面系统的、直接的资料。社会下层结构是指各种民间秘密结社、民间秘密宗教及所谓江湖上的其他有关组织。在某些典籍中即使可以发现一些这方面的记载，也多是支离破碎、或竟是歪曲诬蔑性质的。

民间秘密结社和民间秘密宗教及其他有关组织本身并非没有文献资料，如秘密结社有海底、通草（漕）之类的秘籍，秘密宗教有宝卷、坛训之类的经卷。当初这类秘籍、经卷的印行与佛教、道教、基督教等不同，除了在特殊情况下，是绝不允许公开出版的。他们自己筹资，在一些私营的小印字馆、刻字铺、善书局刊印，然后在内部秘密地发送给自己的成员和信徒，不是个中人是难得见到它们的。如果泄露给外人，就要受到组织或神的惩罚。社会上如果见到这种东西，则又目为荒诞、俗鄙、迷信以至反动书籍。各个历史时期的政府更是无例外地施行取缔、禁毁政策。

这类资料的印行不只数量大，而且种类多。各种结社，不论是青帮、红帮、袍哥、哥老……不论是哪个帮头、山堂，都要编印区别于其他帮派的海底、通草。各

种宗教，不论是哪宗、哪支、哪派、哪门，都有自己编印的阐发本教教义和仪轨的经卷。尤其是近代以来，多数民间秘密宗教都增加了扶乩请坛的伎俩，于是大量产生『乩著』的经卷，有的还出版期刊。所谓『乩著』自然是托称，实际还是人著的，有些质量并不差。

历史学家们并非没有注意到社会下层结构及其活动在社会历史上的作用：它们有时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震动朝廷，直到颠覆一个政权。它们此仆彼起，绵延不断，尽管官府百般查禁、镇压，群众还是趋之若鹜，乐此不疲。元明清以来，它们的作用更为明显，在全国范围内，可说是无地无之，无时无之。即如韩山童、朱元璋、唐赛儿、李法良、李福达、蔡伯贯、李圆朗、刘天绪、徐鸿儒、王伦、林清、李文成、方荣升、曹顺等起义事件，莫不是由社会下层结构所策动的。直到近代史上的『三次革命高潮』也莫能外是。太平天国的组织和领导者是白莲教和基督教杂交的产物——拜上帝会，义和团纯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辛亥革命则是以会党为主力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

为此，不少历史学家们已经认识到研究民间秘密结社和宗教的本身以及研究它们与革命运动的关系是一项重要的史学课题。五十年代史学界兴起的对于宗教与农民起义之关系问题的讨论，断断续续的至今没有停止；八十年代以来对于会党问题的讨论也曾几度掀起高潮；对于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也一直没离开过它与白莲教、义和拳（梅花拳）的渊源关系，如此等等。适应这个形势的需要，只是从正史、

野史、实录档案中寻绎那些支离破碎至曲诬蔑性质的资料显然是不能满足了。史学家们需要一种能窥社会下层结构的内幕，需要掌握它们的秘籍，需要得到它们的系统、直接的资料，需要探讨它们的实质，不然对于许多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就只能是根据不完备的资料进行不一定合乎逻辑的推理，得出不一定合乎逻辑的结论了。

何由而能一窥各种社会下层结构的内幕，掌握它们的秘籍，得到它们的系统、直接的资料进行研究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通过社会历史学①方法，深入到这些组织的内部实地调查研究，别无他途。

解放前，各种社会下层结构普遍存在的时候，确有极少数学者这样做过，果然拿到他们的秘籍、经卷，探得他们的堂奥，也写成了调查报告式的书籍文章。而在解放后的大陆上，这些结构基本上消灭了，再用直接调查的办法已经是困难重重了。

幸而有些有心人，包括某些图书馆的管理人员，他们居然能闯过多少次的洗劫，保存下为数不多的这类秘籍、经卷。这是一个历史的颠倒：昔年横遭禁断的，图书馆里几乎是无法依类编号的书籍，今天已经成了善本、珍藏！所以如果能搜集到公私藏家的这类书籍，加以遴选，重印出来，则不仅可以抢救一部分已经散佚的某些社会下层结构的内幕文献，从而满足历史学，还有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部门的迫切需要，就整个出版界来说，也是一个创举，一个突破。

重印出版这套丛书还有一层意义，就是近年来一些戏剧、影视、小说等文学作品在选取有关社会下层结构的题材时，往往由于作者对这方面的知识不足，而错误

地展现了历史事实，丑化地展现了正面形象。这种例证比比皆是。而群众出于逆反心理，益发希望了解此类下层社会结构的深部。这套丛书一印行正可向那些作者提供一批真实的、准确的素材和参考，也可满足那些群众的需求。

河北人民出版社先着祖鞭，拟定了编辑这套《民间秘密结社与宗教丛书》的计划。由于存世的这类书籍一时难以搜集齐全，遴选工作自然也就难以一次完成，因此暂拟依其性质编成四辑，每辑十种，期在二三年内陆续印行。这套丛书的全部编选工作由李世瑜、栾保群、吕宗力担任。

选入这套丛书的书籍，有的成书年代很早，最晚的也在四十多年之前。绝大多数作者自然已经不在人世了，这是这套丛书一律用影印而不能由作者修改之后重新排印的原因。正因如此，其中不免保留着一些糟粕，这样也好，读者正可借以察知这类社会下层结构原始面貌的一个侧面，可谓窥豹一斑吧。

李世瑜 序于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民间宗教研究中心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廿七日

① 『社会历史学』是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即用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广泛深入地到社会上，特别是社会下层中进行实地考察 (field Work) 以取得历史研究资料的一套方法论。与外国的民族历史学 (Ethnohistory) 相似。『社会历史学』是我们自己命名的，英文可叫『Sociodiscovery』。

「天地會研究」序

有清一代，各地所稱底「會匪」，大體指秘密社會底會員而言。秘密社會底組織在中國歷史中，自漢以後，任何朝代都有。不過在佛教未入中華以前，人們只以圖讖爲根據，而自佛教信仰普及以後，彌勒降世底思想，便成爲秘密社會信仰底根據。所以唐以後「白蓮教」或「彌勒教」等名目，都被秘密政治運動家所採用。秘密社會所奉底祖師，多半是佛、道中人物，其原故也是在此。清代會匪最著者有三大系統：一是白蓮系，二是天地會系，三是安清系。其它小會很多，或係混合他系，或是自立教義，教祖名稱，大抵不如上述三系底勢力底廣大。白蓮系是最古的組織。安清系是青紅幫底前身。這兩系底活動在清朝都不如天地會底厲害。

天地會在福建、台灣用本名，在長江流域稱哥老會，在兩廣稱三合會、三點會、三星會。清水會、小刀會、雙刀會，都是屬於這會底系統。會中人對內稱「洪門」，而對外名稱因時因地每有更變，如在

南洋稱「義興公司」、「松柏館」、「海山」、「和盛堂」等是。天地會底成立年代不可考，據此會傳說，係成立於清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傳說康熙時，西魯入寇，朝廷遣兵迎戰，屢失利，於是福建漳浦縣九連山少林寺僧衆挺身衛國，功成不居。其後奸臣進讒，殺害少林寺僧衆，並將寺院焚燬，衆僧中逃出者祇有五人，於是四處尋覓英雄，誓爲少林寺死難同伴復仇。口號爲「反清復明」。看來這天地會爲明朝遺民所組織是無疑的。在福建地方，當時反清情緒最爲濃厚，鄭氏遺部必有仍留在沿海諸地，時以光復舊國爲職志底。或者天地會底發起與台灣鄭氏諸部有密切關係也未可知。溫雄飛先生在他底南洋華僑通史第十四章說，這會底發起人或者是陳永華。他說，焚燬少林寺一事是影射鄭芝龍撤仙霞關底守備，使清兵得入福建，後來清人又將鄭芝龍殺掉。逃出的五個人是與鄭芝龍歃血結盟底兄弟。萬雲龍指鄭成功。明太子朱洪鈗指桂王或唐王。香主陳近南即陳永華自稱。這個解釋或者最近真際，因爲天地會最初的活動是乾隆五十二年臺灣林爽文佔據彰化的事實。

陳永華是什麼人，不妨在此地略爲介紹。他是福建同安縣人，字復甫。明末，隨鄭成功舉義兵於

廈門。他便是成功在廈門所設底儲賢館裏頭底人物。最初未受官職，爲人靜默，訥於語言，但識力高超而有果斷。臨事盡職，雖燕處無惰容。自奉極儉，甘於布衣蔬食。成功很敬重他，命他的兒子鄭經以師禮待他。他知道惟有陳永華能扶助他底後人。成功沒後，鄭經襲位，乃以永華爲參軍，一切倚重他。永華在鄭經嗣位之初，不惜勞悴，親歷台灣南北路諸鎮，勸人民種穀儲糧，植蔗煮鹽，民生日厚。又建聖廟，立學校，以培育人才。台人因此求學者日衆，到現在還沒忘了他。他又募人到台灣開闢荒地，廣事種植，數年之間，糧食充足。康熙十三年靖南王耿精忠舉兵於福建，部衆議奉鄭經爲主。經於是從台灣內渡，率舟師攻襲閩粵八郡，移住泉州，以永華爲留守東寧總制，駐台灣，輔以鄭經長子，也便是永華之婿克塽。事無大小皆取決於他，六年間轉粟餉於內地，軍無乏絕。永曆三十四年（即康熙十九年）鄭經放棄金門、廈門返台灣，一部分沒跟隨他回去，有投降清朝底。人心惶惶，已呈解散之象。當時有奸人馮錫范、徐源提督劉軒解兵柄，意思是要總制陳永華也辭職。永華被說，一時同意。後來才知被賣。中了馮錫范傾覆鄭氏底陰謀。於是在那年七月間，憂鬱而死。死時大概是四十歲左右。陳永華在國史及府縣志裏未見立傳，這是從台灣士人底口碑錄下來底。在台灣人底傳說中，沒

提到永華有什麼秘密社會底運動，所以這事還須等待證明。不過林爽文底佔據彰化，是第一次天地會底活動，是在台灣發起，縱然不與陳永華有關係，或者與鄭氏遺部是有影響底。這或者也是天地會藉着海道散佈在南洋一帶底原因。

乾隆間台灣林爽文之亂，據聖武記卷八說：「林爽文者，居彰化之大理杙，地險族強，豪猾揮霍聚眾不逞之徒，結天地會，數十年將吏務爲覆蔽，不之問，黨日橫熾，總兵柴大紀調兵三百，使知府孫景燧、彰化知縣俞峻及副將赫生、游擊耿世文往捕，駐營五里外之大墩，勸村民禽獻，先焚無辜數小村，忱之，爽文遂因民之怨，集衆夜攻營，軍覆，將吏死焉。彰化遂陷。時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也。……十二月六日又陷諸羅，成知縣及淡水廳同知，而鳳山監莊大田亦陷其縣，……常青復催恆瑞自府城，總兵普吉保自鹿港援，各有兵五六千，畏賊勢不敢進，恆瑞復張皇賊勢，奏請兵六萬，請解常青、恆瑞之任，以福康安、海蘭察代之。……屢敗賊，追至極南之郎嶺，負山阻海，我舟師先截其走路，而大兵環山圍之，斬溺各數千，莊大田亦就浮，台灣平。……」

又據高宗聖訓卷五十說：「乾隆五十三年二月福康安奏報生擒首逆林爽文，上諭內閣，福康

安等自鹿仔港進兵後，督率將弁，奮勇攻勦，連次克捷，前於嘉義縣破賊解圍，業經降旨將福康安、海蘭察晉封公爵，賞給紅寶劄，四圍龍掛，以示優異……同年三月又說：「此次勦捕台灣逆匪，軍書籌畫，宵旰焦勞，一切緊要機宜，朕思慮所及，隨時指示，福康安等稟承方略，壁畫周妥，仰賴上蒼眷佑，於三月之間，生擒二逆首，全郡賊氛掃蕩無遺，現在大功告成，所有辦理此事顛末，曾親製紀事詩二篇及平定台灣功臣像贊序一篇，備述用兵機要及賞功罰罪諸大端……將御製文三篇，用清漢字書寫，發交福康安、李侍堯於台灣府城及廈門二處建碑碣三座，照依尺丈，慎選石工，妥爲鐫刻。」

此事由福康安督戰，事後大事鋪張，見上文可知。在此以前，台灣明遺民底舉事已有許多次，想也與天地會有關。如乾隆七年十一月福建巡撫奏彰化奸民集衆豎旗，亦其一端。福康安手下兩個人是征林爽文最有功的，一是柴大紀，一是黃仕簡（海澄公黃梧之裔）。在台灣史裏所有漳、泉人械鬥，都是扶清扶明底關係。漳派以彰化爲大本營，泉派以鹿港爲根據地。柴大紀北征林爽文，南征莊大田，都很成功，受封義勇伯，改其駐在地諸羅爲嘉義。（見高宗聖訓二百五十九）

此後，乾隆五十四年，福康安奏報擊獲陳彪，乾隆五十六年奎林奏報擊獲張標等三十六名，乾

隆五十七年伍拉納奏報擊獲陳蘇老等一百三十二名（以上參見高宗聖訓二五九及二六〇）都和天地會事息息有關，而陳蘇老一案，據伍拉納奏文稱陳滋等以「釀」暗代「天地」二字，「釀」即是「天地會」，又據陳蘇老供稱，廣東石城縣高溪地方，洪三房，即朱九桃，亦有起會之事云云。

再按仁宗聖訓五年、六年、七年都有提及天地會、小刀會以及其他所謂「會匪」之事。十四年、二十二年、三十二年相繼在江西、廣東叛變，道光十二年，更在兩廣、湖南山中與鴉片人合股。

洪秀全起事，三合會亦有頭目參加，故世人誤以洪秀全為三合會中人。又以乾隆年間之朱九桃（朱九濤）為與洪秀全同堂。

南洋一帶，自朱一貴、林爽文在台灣舉義失敗後，天地會勢力反漸南行，蔓延於安南、暹羅、緬甸、婆羅洲、蘇門答臘、爪哇一帶。自一六八一年後百餘年間，實為天地會在南洋最光榮的時代。一七九九年檳榔嶼初發見天地會人舉事底報告。自此以後，此會在南洋的活動，漸為西方人士所注意。十九世紀末葉乃有取締天地會之法律，由此「會」改為「公司」。其活動仍然繼續。最大的是一八

五七年砂勝越底暴動，一八二四年至一八七一年在新加坡底迭次活動，一八七二年霹靂埠底暴動，詳情見溫著南洋華僑通史，茲不贅。

此會以滅清爲目的，勢力徧布南洋。光緒十二年，二十四年於惠州起事。二十六年，會中頭目鄭洞臣與中會之孫文提攜，在國內活動。這與民國建立底關係是很密切的。

天地會既屬祕密結社，凡有文書，非會中人莫由得知。薛君譯此書，於研究此會底內容極有用處。這書出現的歷史，原作者已經說明，毋庸多贅。要緊的是天地會底精神，可說比其他較爲積極，所以功績也較偉大。

許地山

譯者贅言

猶之研究太平天國歷史的風氣日盛一日，中國秘密會社的研究，現在也漸漸有人注意了。這也難怪，小刀會之佔領上海，雙刀會之起事閩漳，誰都知道他們與太平天國不無密切關係，甚至傅洪秀全也是會黨之一份子，凡此種種，確情如何，實有待吾人的研討。

然而，可惜得很，關於會黨如天地會等研究的材料，實不及近來發現太平天國史料之豐富，而且有些研究太平天國初期歷史的，似乎未曾弄清楚，常把天地會史料與太平天國史料誤混爲一，除非我們對天地會此類秘密會社也下一番研究的工夫，那末，這點混誤，似乎是難避免的。

據我所知，天地會的研究，在國內雖有零碎材料發表，但尚未見有整部的有系統的專著刊行，而本書原著卻是西洋研究「天地會」的第一部專書。前乎此，教會中人，如米因博士（Dr. Milne）等雖有論及天地會的著作，到底是簡陋而不可靠的，後乎此，研究天地會的鉅著，以英文寫成的，莫

過於一九二六年出版的 J. S. M. Ward 與 W. G. Stirling 合著的『天地會』計三大冊，論其內容，誠是後來居上，尤其是解釋方面，視本書原著者牽強附會的地方比較是少見了，然而在『天地會』的研究中，Ward 與 Stirling 兩氏仍舊承認本書原著是『最重要的。』因此，我認定本書有翻譯的價值。而且原著係一八六六年出版於吧城，現已絕版，更加有介紹刊印的必要。

我翻譯本書，注意在其材料之保存，以供近年來國內發見天地會新史料之比較研究。故於可能的地方，力求採用文件的原文，例如『三十六誓』，本書原著刊載英譯而未會附列原文，可知由漢譯英，現在再由英譯漢，我的譯文自難與誓文一一吻合，我深感惆悵，為彌補這種缺憾計，我特參攷 W. Stanton 所著的『天地會』（一九〇〇年，香港出版），把該書附錄的『三十六誓』原文，全部移鈔於本書『三十六誓』譯文之後，雖兩者誓章，條文不盡相同，但這樣的補充，我希望對於讀者不無一些用處。

二十八年四月十日於香港。

序

這是大家知道的事實，祕密會社不僅是中國國內有之，英屬的華僑也有那種組織，用以反抗其祖國，或甚至於發動革命。一八六三年的春天，蘇門答臘 巴東 (Padang) 埠的警察，無意中由某竊案嫌疑犯的家中，搜出一些書籍，因而知道該埠有祕密社團的組織，會員約二百人。這些書籍包括會章、誓詞、入會須知、旗幟說明、祕密符號等等。搜出後，交我翻譯。當時我對於這些書大部分看不懂，而時機緊迫，我又無從得暇來詳細研究牠。我乃要求政府在情案判決後，把書交還給我，並且准我利用一切有關中西祕密社團的材料，使我希望能夠找出這些社團的祕密。政府許我所請，命令遇有搜出這類書籍，全部應交給我。這樣一來，除了巴東埠的書籍以外，又有一八五一年在爪哇日巴拉 (Tjapara) 埠搜得一本附圖極多的中國書，說的是山東分會情形，這種材料也交付給我。另外，還有巨港埠搜得的奏文，說的是七個友會的事，以及米因博士所著三合會的書。